

翠神

余似心

在二〇一〇年，不丹王國在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高峰會中，敦促全世界，將「幸福」(happiness)納入為會員國發展目標之一。當時受到許多質疑，經多番討論，翌年終於通過此提案，將「幸福」納入為國家「發展指數」之一。

國民幸福指標

提出這項案的是不丹總理吉美延禮，他當時就此動議發表的演說，為在場的國家及地區領袖帶來一個新觀念，也重新思考管治之道與繁榮的價值觀。吉美提出以GNH(國民幸福指標)作為國民福利的指標。他指出：「經濟發展只是國民得到幸福的手段之一，絕對不是作為一個國家的目的，只有追求國民心靈的幸福，才是國家永續經濟的基礎。」

不丹的統治者很早就察覺到現代化的負面影響，盡快地和快速現代化的國家劃清界線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國家便實行國民幸福指數的概念，在佛教價值觀的基礎上，努力以「心靈幸福」、「文化多樣化」和「環境保護」為指標，實現「國民幸福」。

結果，在全球調查中，百分之九十七的不丹國民感到幸福快樂，是全球之冠。在二〇〇九年，美國商業周刊(Business Week)更以「快樂不丹」作為創刊一〇〇〇期的封面專題報道，封面的照片是多個笑容燦爛的不丹兒童。

在吉美發表的二十六場演講中，他解釋幸福是甚麼時表示：「幸福美妙之處，在於能引發慈悲，想要為他人帶來幸福。在為他人增進幸福的過程中，自己的幸福也會變得更強烈。因此，追求幸福絕不會是你死我活，不會有人失去甚麼。」

吉美這番言論實在很值得香港人深思，在香港，有不少人就激烈的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方式去為「市民謀求幸福」，其實是絕對錯誤的，這只會為市民帶來不幸！

一如吉美所言：「幸福是一個嚴肅的議題，要具備慈悲與智慧，加上鍥而不捨的精進努力，才能達到個人與全球幸福的目標！」

男男爸媽的不足

政府不搞「性傾向歧視立法」的諮詢，輿論有毀有譽，不過「沒有約束力」的民間諮詢何時何地都可以舉行。

絕對平等？問話太過，言歸正傳。

跳出框框

蒙妮卡

湖北省近百名農村教職老師日前來倫敦接受培訓，湖北某報紙報道此新聞時，形容「英國的教學很保守」，將男女生分開教學。

男女生分校

教師隊參觀了倫敦東南部一所著名公立學校，該校則有一百二十年歷史，小學男女混班，中學則男女分班；學校的教學素質，在政府的評估中達最高等級。

日前拙作「同性戀」一文，提及女校宿舍大被同儕，屬弊端之一。若非寄宿而走讀，純女校應該利多於弊。當年學校修女教導我們做淑女，上家政堂學習烹飪和刺繡，上禮儀堂學習笑不露齒行不擺扭，淑女「入得廚房，出得廳堂」。

其實，湖北省也有一所女子中學——武漢市第三十九中學。該校創辦於一九零六年，原名「女子師範學堂」，曾經是省重點學校。

英國的著名中學，大都屬純男校或純女校，如：伊頓公學、哈勞斯男校和聖保羅女校。男女分校的學校數目，約佔全英國兩成，目前仍大受家長歡迎。

假如兩男合法結婚，然後合法領養孩子，對娃娃的成長有甚麼不利？先說領養男孩，到了他踏入青春期，想學人「追女仔」，可以請教「父母」嗎？對不起，男爸爸說：「為父不愛女，沒有經驗。」男媽媽說：「我不是女生，不知少女的想法，愛莫能助。」

領養女孩又怎樣？解決不了的難題來得更早！現代年輕人早熟，女童十一二歲就初潮，「月事」以時下，是很大陣仗的一回事。對不起！爸爸是男，媽媽也是男。自然對女孩應有的生理衛生常識，竅不通。經痛？未試過！

兩女結婚而領養女孩，外國有較多案例。總結出一些初步的經驗，女孩在成長過程中缺乏一個男人爸爸的存在或形象，造成近似的「戀父情結」的心態。有兩女結婚而借種生女的家長表示擔憂，小女兒對年長男士顯示過分依戀，怕她會很早婚前性行為云云。當然，案例不多，還未敢妄下斷語。

為甚麼潘某人可以隨口說出各種情況？皆因中學時代的數學課就學過「推理邏輯」和「排列與組合」。所以看問題經常比一些數學極「水平」的社會科學家更全面。

小孩子的成長環境還是陰陽調和一點為佳。

再來的時候

來了……」觀眾不多，冷氣開得很大。有一次下班時分掛八號風球，過海巴士站人山人海，風風雨雨，都是心急回家的入籠。那時地鐵還沒興建，要過海，除了過海巴士，就是渡輪了！而現在，連「銀都」也早已消失，幻變成購物商場了。

那時的觀塘，是舊式觀塘、老式觀塘，apm當然還沒問世。那時只知道有座小公園，我常常穿過去，那裡有公用水喉，供住在木屋區的人們打水。但如今早已不是舊時風景了吧？



觀塘街頭廣告。作者提供圖片

過年賞花

歲晚迎春，如往年慣例，買桃花是首選必定動作。別誤會是借桃花旺桃花運。其實，生意人也好，普通老百姓也望廣結善緣、廣結人緣、做人嘛，要做有緣之人，不需求「五福」——長壽、富貴、健康、好德和善終；但願能知足常樂，懂得彎腰側身，肯放下身段，學會謙卑。天助自助，難得更有花旺之。快哉！

家和萬事興

所謂「到誰家過年」即是「到婆家過年」還是「到娘家過年」？這個問題在中國傳統思維中簡直匪夷所思，嫁夫隨夫，過年當然去婆家。然而，時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樣，甚至，能「一樣」已經算是男人之幸——君不見有多少男同志每天哀嘆著自己才是弱勢群體。據前年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，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意願去娘家過年，再次證明婦女已經頂了多半邊天。最要命的是，雙方都是獨生子女，兩邊的老人同樣孤獨，所以膠着的雙方都異常堅決。據統計，超過半數的獨生子女夫妻為此問題爭執過，百分之二十二的吵過架，有極端的小夫妻甚至為此離了婚。

又回到觀塘了。多久沒到觀塘了？我也記不確切，總之是很久了，久到記憶模糊，好像舊日黑白片那麼斑駁，但點點滴滴依然在心頭。

其實「觀塘」跳進我的眼簾，還是在我身在北京，等待批准移居香港的時候。妹妹來信，寄信者地址寫着「官塘」。那時對香港毫無認識，便憑字面浮想聯翩：那當然是官員居住的地方。沒有想到那是許多新移民和老人家，甚至是癮君子的聚居地。這裡以前本來是官方鹽場，後來逐漸演變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「官塘」也改成「觀塘」，取其同音，但字義大變，不再官氣十足，而是變成平民化了，「觀塘」讓人覺得有塘可觀，儘管這裡其實並沒有甚麼著名的水塘。但是，徜徉在觀塘街上，我至今還能看到小巴前窗玻璃鏡上大大標着「官塘」二字，大約是民間為了書寫方便吧？

觀塘小巴站就在apm附近，說是那麼久沒回過觀塘，仔細回想，原來是記憶混亂，我其實來過apm，在那裡看過電影吃過飯。只不過當年留連的地方，跟apm是兩回事，這才重疊不起來。近年新起的apm人流很旺，集購物、娛樂和飲食之大成，輕易就消磨一個晚上，難怪成為年輕男女的至愛。小巴站旁邊一棵長方形石柱上的一面，歪歪斜斜用紅油漆寫着「藍田惠海小巴站」，旁邊小字寫着「請勿泊車 多謝合作」；另一面是廣告，也是歪斜地書寫「中橋花梨公司」，已經斑駁，個別字看不清楚，顯見歲月已久，根本沒人理會。我甚至懷疑它到底是否還存在？更妙的是停靠的一輛小巴車尾，塗上廣告，大字寫着「改名契」，

其實，不管是「到誰家過年」還是「到誰家過年」，都是新時代的新課題。隨着獨生子女的一代長大成人，空巢家庭不僅是節日的新問題，更是日常的問題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傳統習俗要與時俱進，但溝通與理解永遠是婚姻的必需品，「去誰家過」的問號後其實有很多種答案，比如輪流坐莊，比如兩家合一，或者乾脆需要雙方的體諒，做長輩的要明白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不是「咱們村裡的人」，家家隱私都是透明的還有個大族長；這一代的年輕人獨立意識更強，隱私觀念更重，生活態度完全不一樣。而年輕人也不用對拷問一味反感，不妨換位思考，就會明白組成這一句句的其實都是「一顆顆溫暖的愛心」。

一句話，家和萬事興。

百家廊 陶然